

## 十二、南通與北京的講經

劉靈華以靜坐為人醫病，揭櫫曰樂天修養館。前南通中學校長安徽江謙，時寓滬上，亦因劉信佛。江曾請我至其家相談甚愜，乃函告南通張季直殿撰。此時，南通的教育和建設稱全國模範。按張先生與武進蔣維喬等，在清季毀寺提產興學校甚多，至是漸信佛教，對南通古刹稍有修復。值重修觀音院落成，因請我前往講普門品，由費範九迎候。安榻設座於觀音院，雖只講三日，以張殿撰率當地縑素數百人日來聽講，影響頗大。院供唐以來觀音大士的名繪名繡百餘幀，華妙絢爛，可稱洋洋大觀！費君陪遊狼山諸刹，參觀學校、公園、劇場、工廠等新事業；應張先生約至其家中宴敘，贈詩有「安排丈室講維摩」句，竟為我赴北京講維摩經的先兆。

北京覺先，因寺廟條例反對諦閑法師，而鄞、慈五邑佛教會等亦與諦閑齟齬日深，我以鄞佛教會舉住歸源庵，致諦閑法師亦存芥蒂。寧波各縣佛教會推天封寺住持竹溪為代表，赴北京呈請政府，撤銷三十一條，抵滬約我同行。我自南通返滬，乃於六月底與竹溪抵北京，寓道階法師所住持法源寺。竹溪以覺先、現明等援助，奔走月餘，無結果回甬。

我因覺社叢刊及論衡、攝論等發行到北京，如林宰平、梁漱溟、畢惠康、殷人庵、梁家義、范任卿、黎錦熙等，都來法源寺相訪，胡適之亦曾約談。他購華嚴經閱，認為是一種想像文學；談及宋明儒語錄亦白話文，我告以宋明儒語錄文體創自唐朝禪宗語錄，胡因此遂及六祖壇經並搜覽各種禪錄。有湖北留日生陳君，因有西藏喇嘛被日僧攜去日本為號召，回國邀覺元、道階及我等發起中國五族佛教聯合會，請張思緘、湯鑄新、張仲仁、張仲膺、胡瑞霖等出面提倡，在象坊橋觀音寺開會多次，並約我赴京同謁黎前總統。時穆穆齋為浙江旅津中學校長，偕我訪嚴範孫及黃膺白兩先生，我與膺白的友誼從此而起。然佛教會因格于三十一條，卒未成立，改為已未講經會，請我於觀音寺講維摩所說經。以觀音寺住持範成及范任卿、畢惠康、殷人庵等辦講經會事，講經緣起出殷人庵手筆，我並編講義臨時印發（即維摩經釋），文義新穎，言辭暢達，每座講一時，休息十分再講一時。休息時，許人書面提出問題，待開講即為解答。北京各界人士因以發心學佛者盛極一時，王虛亭、楊肇哉、馬冀平、陶冶公、倪譜香、胡子笏等，皆從此生信；舊時諸學佛者，如陳正有、鄧伯誠等，翕然從聽。然亦有因受治開、譚閑等先入之言為成見，謂我為反對譚閑等者；或謂我在上海與章太炎稱為二太，實係革命黨者。所謂佛教的新派舊派，亦隱然從此而起。

維摩經講約月餘，至八月初，元白、隱塵、韻香等，亦自湖北來京聽講。元白去秋回宜昌自宅，曾發起請祖印法師在宜昌藥王殿講法華經，並受三皈；至是聞我在北京講經甚盛，乃相約而至。維摩經講畢，由李隱塵、吳璧華、劉崧生、蒲伯英、夏壽康、熊希齡，續發起講大乘起信論。去年在漢口編的起信論略釋，已於覺社叢刊印出，即作講義發售；而聽眾有加無已，始終在二三百人以上，較以前任何講經法會之成績為高。

北京雍和宮、嵩祝寺各喇嘛廟，拈花寺、柏林寺、龍泉寺、廣濟寺、大佛寺、大鐘寺等各名刹，中央公園、城南公園、萬牲園、頤和園等各園苑，初到北京時已遍遊覽，尤以中央公園、十刹海、農壇為數數常到。那時，三海、三大殿、景山等尚未開放，在維摩經講畢，起信論未開講間，隱塵、元白等陪遊西山戒壇山寺、檀柘寺、碧雲寺諸勝。那年中秋節，似憶在戒壇寺白皮松間賞月。又高桐崗一日蔬宴，請徐大總統令弟徐世章及陳元白等相陪。世章貴倨，以和尚不得食肉資嬉笑。我笑謂：「如以遍食一切肉為食肉，你也不會能食肉，你亦必尚有未食的肉故；如以能食一分肉即為食肉，則我現在也在食肉，席上現列有豈肉花生肉故。」以滑稽的詭辯相應付，世章為斂容而不復敢驕肆。

起信論講完的時候，漸入冬寒天氣，遂于九、十月間乘車南返。此時似尚無通車，抵津換車，穆齋上車送一站方別。車達浦口，渡江至下關，停了一天，曾入延齡菴禮楊仁老

塔，訪歐陽竟無居士，遇呂秋逸等，隨即上車回滬。我在北京時，曾編第五期覺社叢刊稿，郵寄上海中華書局付印。十月初，亦即如期出版。時斐老已將歸源庵代為交卸，而大慈等赴金山受戒出堂，大覺、大勇暫留金山禪堂參學，大慈其時已宣布通過家族，妻兒等皆返宜昌家中去住，大慈仍由家中供給費用，以玉皇介紹接杭州西湖南山石屋洞相近之淨梵院，籌備閉關，由玉皇管理院務。其第二子恭佐（即恆演）隨侍護關，議定我亦去淨梵院住，結束上海覺社每季的叢刊，自庚申年改海潮音月刊。我於杭州編輯，每期編成，郵上海仍託中華書局印刷發行。十一月間，我遂收拾所有書物等，皆運杭州定住下來，在阿彌陀佛誕辰為大慈封了關。此時接得了歐陽漸等創辦支那內學院的章程緣起，內有「非養成出家自利為宗旨」語，代表出家人在第一期海潮音上興起了爭論。石屋洞住持定慧與玉皇為故友，有其徒體空及體空同學朗禪時來問學，並因鄰近藉資照應。次年的正月，海潮音即如期出版，是為海潮音的開始。